

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界鬼域記

## 第三回 購唱歌書羞了二美 人影戲館魔殺諸生

卻說鶯娘想牢上課的心事，再睡也睡不著，到了天明，直覺倦極了，不覺悶沉沉的夢入黑甜鄉里，及至醒時，驚見日高三丈，一道太陽光，自隔玻璃映入。聽聽外房鐘聲，已敲一下，左右兩房間，人眾喧雜，都在那裡批評飯菜，闊論高談，有的說今天小菜，比前好得多了；有的說好些甚麼呢，僅一味黃魚，尚還可口，未免又太寡咧。又一人道：「你這老食娘，筷兒如兩點，眼兒似閃電，虧你還說寡不寡呢。」說著，呵呵大笑。鶯娘聽他們語四言三，津津有味，知道飯也開過了，所以說聲「阿呀不好」，自道：「我模模糊糊，貪眠到這般地位，同學姊妹們別疑心我是吸食鴉片的呢。」連忙披衣起身，舉纖手去了門門，便叫校役老婆子，端過面水來，略略梳洗畢了，瞥見零零落落三五個女學生，都攜著石板石筆，慢吞吞的在室門外經過，口中又亂呼著姊妹姊妹，鐘點到了，鶯娘想道：「他們諒必上課去的，以理而論，我也該去應酬應酬，但是顛倒橫豎，都沒識得，去上什麼課來呀！除非從天地日月起，補習了三數月，才能和他們一塊兒讀呢。況且那上課的撈什子，像筆啊、板啊、本啊、書啊，累累墜墜好幾件必需用品，概未備辦，便今天要上課，也萬來不及了。」再想想方字補習班，羞人答答，怎好老著臉，為此特別要求，就使校長見諒，達我目的恐這事傳佈出去，也上得笑林遊戲報了。想前想後，真真沒法可處，胸中思潮起落，如機器的旋轉，反恨著自不量力，因何鹵莽至此。如今畏課堂似地獄，望教員若閻羅，豈不苦死了呢。想到其間，幾乎滴下淚來，便憤激道：「也罷，我拼請了長假，譬做個學堂外人，權住這裡玩了半年，想也做得到的。」不免去瞧了沉魚姊，探探他上課的關子，再作計較罷。說著整了整衣，急匆匆的三腳兩步，走向沉魚那邊來。可巧沉魚姑娘，正面對菱花，手挽著頭上烏雲，薄施膏沐。鶯娘輕輕兒從背後掩入，沉魚對鏡笑道：「鶯娘妹子，好早啊。」鶯娘倒嚇的一跳，暗想他怎說已瞧見我呢，卻想不到那玉鏡中，早照出個美人小影咧，沉魚道：「你好，來得早啊，妹子坐坐呢。」鶯娘道：

「還說早麼，可憐我飯也沒有吃著。」沉魚道：「丟落頓把飯，算什麼數呢。愚姊自開校到今，吃不了他五六回的飯，這盤飯賬，他們便宜得算不清楚了。」鶯娘道：「姊姊枵腹讀書，可不是太辛苦呢。」說著逕望牀沿上坐下。沉魚冷笑道：「傻孩子，你別發呆子，可知除了飯以外，將就充饑的物兒，多得很咧。」

在這上海灘浪，只要有了錢，莫說吃的，著的、看的、玩的，隨時可以辦到，便五縷長髯的老阿媽，也有撮發處的。」鶯娘笑了一笑，點頭不語。沉魚道：「好妹子，你打算幾時上課呢？」

鶯娘躊躇：「姊上課麼？可就大難事了。」沉魚道：「什麼難事？」

你講給我聽。」鶯娘道：「不瞞姊姊說，我從四五歲時，便有怕讀書個毛病，倘或讀了呢，就目暈頭眩，似發昏的光景，有時多讀幾頁，竟昏得人事不知，和猝染中風一般。到今雖略覺好了些，然畢竟病根未拔，所謂三歲注老了。今番既來此地，顧名思義，好歹終須振振書角，才是道理。但恐舊病復發，別嚇壞了滿課堂的師生呢。」沉魚道：「噯有這等奇疾麼？」鶯娘低聲道：「原是。」沉魚笑道：「你抱了只悶昏昏的心疾何不往醫院中求治呢？」鶯娘頓了一頓，方答道：「中西藥餌，吃過了無數，小妹為這惡魔，幾做了胎生藥體的林黛玉，無如病是病，藥是藥，便讀讀那最有趣味的新小說，也汗涇涇，如戴重負，何況科學正經書，更是七世裡個冤家了。沉魚姊你替我想，怎解決這上課難問題呀？」沉魚道：「懂咧，懂咧。不妨的，好在咱們學堂，程度已達高等，那紙上空談的教科書，通通不合用了。」鶯娘驚異，說道：「世間難道有不讀書的學生麼？」

沉魚道：「噯，不是這樣講的，你要知凡事最重實驗，咱們美術專修，更非實驗不興，許多書本上的陳法，卻中什麼用呢？」

所以不用書的比用書的，還深一層咧。」鶯娘色喜道：「然則種種書籍，是不消購備的了。」沉魚笑嘻嘻道：「這倒未必，那本新唱歌，仍然省不來的。」鶯娘道：「如何，我原道既稱學堂，決決離不了這魂靈兒的書呢。」說著，眼圈半邊早又現了一朵紅雲，沉魚道：「妹子，你忒孩兒氣了，一說了書便急得慌慌張張，別是果有那不可告人的暗病呢。你該曉得新唱歌集，就買到了，也不一定要讀的，不過參考參考罷了。」鶯娘跳起來道：「沉魚姊，你嘲弄我麼？讀且為難，那裡說得到考呢？」

沉魚道：「我倒被你嚇的一跳，你別大驚小怪，且坐著，再講。」

鶯娘道：「到底考些甚麼？」沉魚啞然道：「可見你文理淺薄了，參考這句話，彷彿是瞎看看的代名詞呀。」鶯娘道：「據你說來，只消裝著假在行的面目，隨意翻翻就算了。」沉魚拍手道：「不差不差，這才算你聰敏人咧。」鶯娘道：「若然要照書唱了，便怎麼樣呢？」沉魚道：「噯，誰來孤零零考試你呢？到那時通班合唱，憑他說照書不照書，你儘管我行我素，把書合轉了，跟了眾人，逐句逐句的唱出來，這更不假思索了。」

說著，鶯娘暗暗道：「妙。」才把那方字斑的思想，和請長假的計畫，輕輕兒都漂在北冰洋裡，因自解道：「還好還好，虧著這裡沒有課讀，適合了我的習慣，實實千辛萬幸咧。」沉魚道：「妹子，你即可放膽上課了。」鶯娘道：「是多承姊姊指教，但未知新唱歌集，從那一家書坊購取呢？」沉魚道：「總發行所，便是最著名的匯通印書館，其餘文明集成中國也 都有的。」鶯娘道：「相煩姊姊同去走遭，可好？」沉魚想道：

「我昨日本約下徐先生，到四馬路逛逛，有了這買書大題目，一發好告假。」便喜不自勝的應允了。停了一會子他漱了口刷了齒，梳了個小且圓的時式頭，畫了道半濃半淡的柳葉眉，小口櫻桃，略加點綴，金絲眼鏡，高架耳邊，換了件夾桃青的緊身單衫裙兒，也不拖，環兒也不戴，胸前鈕釦上掛一塊光燦燦精鋼，類銀元大小。鶯娘把他全身裝束，打量一番，笑道：「沉魚姊，我只合做你小丫頭了。」沉魚道：「休得取笑。」說著，又於插手袋裡，取出一枝二三寸長的大號雪茄煙，含在香口中，鶯娘見了，心中未免納罕，因嚮蹙道：「這東西很不雅觀，其形可怕，快些丟了他罷。」沉魚道：「你別皮相了，教你嚐嚐這好滋味，就要回味再思量咧。方今五洲萬國的女界，誰不歡迎只個呢。」鶯娘道：「吸了他有何種益處？」沉魚道：

「益處是說不盡的，開鬱除邪，補腦活血，善治一切陰陽不和之症。咱們脂粉隊中人，可常服他，當做衛生妙品，比重鬆藥房的婦人寶高出千百倍咧。」鶯娘道：「噯，竟是個百發百中，醫百病的仙丹了。莫怪雪茄煙的銷場，一天旺一天呢。」沉魚道：「別多說閒話了，公出罷。」鶯娘道：「為此請假去呢？」

說著，即便拽上了門，雙雙步下扶梯，直趨監學室，說明請假事由，監學李夫人，料他們托名買書，借佛遊春，卻並沒正當言語，去駁拒他，只好認可了。各給一小長方形的竹牌，算是准假的憑據。兩人接了，就逃也似的跑出校門，給管門人照了一照，頻動小蠻靴，一逕望東北行。到西門外，搭了電車，轉眼之間，早抵棋盤街南段了。下車後，眼門前頓覺一亮，鱗次櫛比，商舖如雲，鶯娘左瞧右瞧，竟是十家九書店，因笑問道：

「沉魚姊，你看這也書局，那也書局，恍惚書天書地，來到書窠路裡呢？」沉魚道：「是啊，這地方本要算書業總匯的中心點咧。」走了不多路，沉魚將手向那邊一指道：「妹子，那坐西朝東的高大洋房，就是振華館了。」鶯娘抬頭看時，只見兩個玻璃堂子，外面懸幾塊黑地白字的牌兒，卻不知寫些甚麼，沉魚自命老口，一手挽著鶯娘道：「妹子隨我來。」

看官們你們想大家都知道的，舊年子振華館主人曾在各大報上登過好多天的廣告，因為女學生買書，踵趾相接，怕那年輕伙計，血氣未定萬一唐突他們是對不起的。所以特特為設立一女售書處，另外派幾位有鬍子的老成人，接待女客，只莊事也算他慮周藻密，會做生意之極咧。怎奈沉魚姑娘，當時未曉此中底細，鶯娘是初次問津，越發弄勿清爽，再加之心不在焉，手忙腳亂，要緊買到手了，去四馬路一帶玩玩，因此非常匆遽，望准靠北嵌玻璃的雙扇朱漆門，直衝衝的推將進去，站定了身一想：「阿呀，且慢，我前回買本新唱歌集，好像那書面上累兜疙瘩，有多少字兒，別是另有什麼新名目呢？我若說差了，貽書買笑柄豈不慚愧殺人。」鶯娘瞧著他呆瞪瞪癡向櫃檯，倒也弄不懂他葫蘆裡賣甚藥物，等不耐煩了，便催促道：

「姊姊，咱們到此乾甚呢？」沉魚道：「慢看。」說著，又默了數分鐘，才向館中執事人討了張書目單，覆番展閱，真個浩如煙海，瞧到第五排上，方大喜道：「嘎，在此了。」就雙手捧著書目，指給執事人觀看，說道：「只書兒現可有麼？」執事人瞧了，笑答道：「姑娘，是不是這女子必讀書呢？有的有的，五版尚沒售罄，六版早經印就，任你要買千百部也有的。」說著忙去裡面書堆中，拿出一大幢的書來，遞與沉魚，沉魚也沒心思去揀擇他，只隨隨便便抽取了一冊。鶯娘詢明價格，如數付訖。

這時櫃檯裡眾伙計，不論少的壯的村的俏的，如同吃了齊心丸都一眼勿殺含著似笑非笑，十八個畫師畫勿像個腔調對準櫃檯外，幸而沉魚素來倜儻，盡你無數無數的眼毒，結聚他身上，總也毫不介意。鶯娘究屬新出茅廬的，早被那些人看窘脫了，沉魚逕將書目紙，包好了書，回過頭來，又見那旁洋紅木的矮腳腳內洋紙、洋筆、洋墨水，各色俱全，因問道：「妹子，課業應用物，你可備了麼？」鶯娘搖首道：「除落《列女傳》外，並無片紙隻字的豫備。」沉魚道：「乘便購了，也使得的。」

鶯娘道：「緩日再來罷。」說著，抄在沉魚前面，挨門竟出。沉魚且笑且行道：「怪丫頭，別走差路呢。」鶯娘住了足回顧道：

「姊姊，你來你來。」於是沉魚也離了振華館，叫著鶯娘道：「妹子，為何只種性急呀？」鶯娘把臉兒一沉，垂頭無語，沉魚暗忖道：「嘎，他還是稚氣未脫，動不動便要生氣咧。」故也不再去問他，依舊一姊一妹，後先徐步，東首也望望，西首也望望，一路出棋盤街，兜過麥家圈，道旁電燈，漸漸的燃點齊全了，沉魚就在身邊摸出小時表一看，卻已五點四十五分，便驚異道：「阿呀，學堂裡晚餐鐘聲，又將動呢。」鶯娘道：「姊妹，咱們往那裡去修五臟殿呢？」沉魚道：「先到青蓮閣，找了徐家老鵬，然後赴一品香會餐，好呢不好？」鶯娘道：「都好。」

說著，忽聽得路上遊人，三三兩兩，都說道：「好影戲，好影戲，皇帝出棺材，難得瞧見的，去看去看。」鶯娘道：「姊姊，你聽他們說的話麼？咱們生了眼珠，皇上家的殯葬從未寓目過，今朝走得累歇歇腳必然也去參拜參拜，莫錯失這機會呢。」沉魚笑向鶯娘道：「孺子大可教，才學得參拜兩字的乖，已會現現成成的運用了。」鶯娘道：「終虧姊姊高明，下了個瞎看看的主腳。」沉魚道：「足見妹子也富於記憶力的。」鶯娘道：

「別來說笑我罷，那影戲館的所在，姊姊可認識麼？」沉魚道：「我是老上海了，不拘馬戲、電光戲、京班髦兒戲，各種戲館，處處都身親閱歷，那得不認識！」鶯娘道：「離此有多遠呢？」

沉魚道：「近的很咧，但是饑腸轆轆，怎好便去看戲呀！」鶯娘道：「噯啣啣，你太愚了，須知看了戲，也當得飽的。」沉魚道：

「哈哈，你原也胸有戲癖，真不枉做我的妹子了。」兩人七兜八搭，從望平街口，直向西來，氣吁吁加緊一步，跑過商品陳列所，瞥觀滿馬路的燈球，閃爍似秋夜飛螢，有幾家大商號，連招牌字也用燈光拼成的，鶯娘道：「這就是四馬路麼？車來馬往，電掣星馳，熱鬧到極步也。」沉魚道：「原是聚精會神的大市場呢。」鶯娘道：「阿姊姊，前邊人山人海，途為之塞，怕要擠不過去了。」沉魚道：「誰叫你擠過去呀？」鶯娘道：「嘎，莫非到了？」沉魚點了點頭，逕和著鶯娘，自人叢中軋入，購得兩份入場券，昂昂然踏進劇場。